

人间物语

人类挚友在自然中

| 钱红莉 文 |

一

小区十余株枇杷树，一夜间，所有小果子便都一齐黄了。无须查看日历，小满想必到了。

许是上了年岁，立夏以后，凌晨即起，小区漫步，走着走着，抬头间，一树榴花的妍红，辉映一树枇杷的橙黄，清风徐徐，花果枝叶微拂，我的心颤动一下——真是美啊。

美为何来？说不出，唯余默默感受。

冰箱里明明存有余菜，总是拦不住自己，执意往菜场去，来来回回逛一圈。水果摊前，菠萝蜜肥沃的香气弥漫，异国大樱桃红里透紫，圣女果散发着迷人光泽，红黄诱人，怎能忍住不买一些呢？

蔬菜档上，忽现一个牌，上书：“皖北人的乡愁”——到底，荆芥上市。捻一株，放鼻前闻嗅，沁人心脾的药香气，我这个皖南人一样喜爱。

荆芥上市，夏天确乎来了。藕带、南瓜、丝瓜、黄瓜……如若钢琴的急速回旋，一样样叮叮咚咚而出。

买回满满一兜菜，太阳尚未升起，将小电驴停驻于门前柿树下，长风忽来……站在树下，仰望巨大深绿的树叶层峦叠翠翻滚，心为之静。

久站树下，不舍离开。南风虚怀若谷地吹啊吹啊，吹得我乱发穿空卷起千堆雪，所有感官次第打开，每一寸皮肤每一根发丝全部复活——我想坐在树下包几斤粽子。

糯米浸泡一宿，赤豆、蜜枣，于水的浸润下中变得松软甜蜜。两片粽叶，仔细叠好，挖一勺糯米，添一颗蜜枣几粒红豆，粽叶闭合，麻线扎紧，十个粽子连成一串，拎在手上宛如一串绿茵茵的动词……

做手工活，耳朵也不闲着，柴可夫斯基《六月船歌》轻缓流淌，我家门前倏忽一条大江流过……清江一曲抱村流，长夏江村事事幽。

嗯，我的故乡瞬间于杜甫的诗中复活。

二

小区门前歇息一辆皮卡，装有百余斤蚕豆荚、豌豆荚，来自皖北临泉，十元四斤。我剥开一只豌豆荚，豆米处于青黄之间，用来煮糯米饭，正是时候。絮语间，陆续围拢几位老人，每个人均称四五斤。老人教我：你把豆米剥出，冷冻在冰箱，春节吃也不碍事。

家务琐事料理完，终于可以歇息一下。坐在客厅剥豌豆，初夏的万籁俱寂之中，一颗豌豆粒掉落地板滚动的微响也能听得见。

豌豆有多种烧法。瘦肉剁末，胡萝卜一根，切细丁，与豌豆粒一起爆炒，略微激点水，铺上

肉末焖煮四五分钟。起锅前，撒一点孜然、胡椒粉，入嘴甜而软糯，下饭神器。

冰箱存有一小块腊肉，特意留待小满时节，烧一道豌豆糯米饭。

腊肉切丁，与姜粒一起，热锅煸香出油，糯米、豌豆洗净倒入，翻炒入味，一齐移入砂锅，适量滚水，中火焖煮四五分钟，熄火停顿数时，小火焖煮……待砂锅内发出噼里啪啦脆响，饭熟。

腊肉豌豆饭适合热吃，咸香扑鼻，糯而不腻。最惊艳，罐底那一层焦黄锅巴，如若金不换，唇齿间流淌小农经济的异香，末了，喝半碗丝瓜鸭蛋汤顺顺胃肠，静静摊在沙发养养神，窗外大风，把绿树吹得翻起，浪一样涌动，如行海上，四野茫茫，无际无涯。

樟树花刚刚凋落，香气尚未走远，合欢便开出了第一朵，蜀葵也不甘落后。忍冬沿着路灯杆攀援直上，黄的花，白的花，微风细细。金丝桃如火如荼……花讯，一场接一场。高大的广玉兰革质叶丛中，“砰”一声，忽然怒绽一朵白花，复瓣花朵大如蓝边碗，于五月的艳阳下唱着浩荡的歌。

三

立夏以来，恢复黄昏散步习惯，日日有晚霞可看。

居所附近那一片荒坡，是我眺望宇宙的唯一窗口。

天空变幻不定的云朵，时而巨鲸横陈，时而城堡耸立，如梦如露亦如电……夕阳余晖中，当我伫立高处，眺望晚霞壮阔无边，橘黄、玫瑰红、苍灰相融相和，将天空渲染得立体广大。众鸟归林，大地沉寂，夏风无所不在地吹啊吹啊……芦苇于低处沟渠急速生长，香蒲葱茏一片的绿里，深藏默默思君的惆怅……

我在青草的香气里疾步，无所止，而无所终，耳畔隐隐约约罗大佑、陈百强、蔡琴、邓丽君的歌声……忽然觉知，我的一切链接均是旧时代的了，但古典乐永远是簇新的，当倾听霍尔斯特《行星》组曲，直至晚霞一点一点被黑夜吞没……星挪辰移，亘古

未变。

到了《火星》这一章，定音鼓追随小提琴的森林，黑管、双簧管、大提琴、中提琴、长短笛适时加入，轰隆隆哑如急行军，使我不觉加快步伐频率，直至累得精疲力竭，仿佛早早获悉人类的命运。

美国天文学家卡尔·萨根说：我们DNA里的氮元素，我们牙齿里的钙元素，我们血液里的铁元素，还有我们吃掉的东西里的碳元素，都是曾经大爆炸时的万千星辰散落组成的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星尘。

是的，人类渺小如芥子微尘，但，人类又是伟大的，这些有着炽热想象力的优秀灵魂，正不断创造出各类艺术，文学、哲学、音乐、绘画……他们犹如一个个永恒的发光体，与星月同在。人类困于局限，而又勇于超越，当真了不起的。

我常常劝告自己，不要急，慢慢写，尽量读很多的书。

读书的过程，是逐渐走向开阔的过程，接纳自己，接纳别人，接纳发生着的一切，宛如一年接纳春夏秋冬，接纳二十四节气，逐渐地，人便不会陷入焦躁、忧惧，融入风一样的平和之中。

前阵，整理餐边柜小屉，发现一只小包裹，打开，摊开一小把黑炭样花籽，恍然有悟，是去秋收集的晚饭花种子啊。开春时，忘记把它们撒到楼下空地。接下来的盛夏黄昏，没得紫花可赏了。但，错过一季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留着明年，它们还会一样发芽的啊。

对门邻居姐姐家，白兰花新开一朵——每日清晨，在我们两家共用的外阳台晾衣裳，总是被这洁白清澈的花香氤氲着，真是福报。今年，她养了一缸荷。哪天我去买回几尾游鱼，与这一缸荷结伴吧，像把一个词放在另一个词后面，组成一个踏实流利的句子。

昨夜，邻居姐姐敲门，打开，她赠我一袋豌豆，说是刚回了一趟故乡。

故乡，是一个令人意动的词，像小满一样让我们终生热爱。

片羽

南腔北调粽叶香

| 汤蕴瑾 文 |

世上没有哪片叶子叫粽叶，每一片叶子都有成为粽叶的可能。

粽子有粽子的外衣，叶子有叶子的内心。天南地北的百姓，自会从大自然捕到最合适的粽叶。自从粽子成为端午节的固定食物，粽叶就南腔北调起来，有来自田野，有来自溪河，有来自山林，不同叶子，不同地域，不同形态，不同气味，只要它们包扎成粽子，它们就有了一个共同、具有仪式感的名字——粽叶。

芦苇叶。芦苇伫在水边，长袖当歌，随风起舞。长而宽的叶子就是水袖，就是歌谣。芦苇叶尾巴很长，叶身柔韧，带着芦苇的清香一直钻到粽肉里。北方的百姓经常能看到芦苇成群结队，成为浩大的芦苇荡，芦苇叶顺理成章成为粽子的理想外衣。这样的粽叶大众、朴实，是大多数百姓的首选。

箬竹叶。竹类中的矮个子，竹叶中的大块头。“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”。箬竹和渔夫一样悠闲自在，在溪流边自得清风。箬竹知道自己的基因缺陷，于是不再往上生长，专走宽袍阔袖的“老钱风”，宽宽的叶子别说超过其他竹子的几十倍，连芦苇叶也望尘莫及，这使它看起来不那么像竹子。可它就是一片宅心宽厚的竹子。箬竹没有和其他竹子挺拔高耸的身躯，就在叶子上做锦绣文章，成为粽叶无疑是名满天下的另一条路径。箬竹叶也很常见，比之芦苇叶，颇有些高冷的气韵。

南箬叶，北芦苇，各有各的精彩，各有各的滋味。

都是来自水的滋味。

那么山区呢，山区的粽叶就更厉害了。

笋壳。谁说粽叶一定要叶子呢，壳算不算？笋壳说，粽叶要的清香、柔韧，我都有，关键我更好看，豹纹的，自带山野的属性。四川、贵州山区的百姓就喜欢笋壳包粽子。比之芦苇叶、箬竹叶，笋壳更柔韧，更结实，山里的百姓用惯了扎实的物件，那种吹弹可破的叶子才看不上眼，山里人皮实、粗犷的性情和笋壳气质不谋而合。其实也不用到四川、贵州，江南宜兴，西南隅山区的百姓同样具有慧眼识叶的眼光，山上捡来的笋壳，洗净、晾干，既可以当粽子皮，撕成条索，还可以做包扎的粽子绳。这样的粽子地道，原生态，野性，像只山林的小豹子。

玉米壳。既然笋壳可以，那玉米壳可不可以？如果说笋壳是野性的代表，那么玉米壳就是温柔的小妹。成熟玉米棒子的外壳，肤白貌美，光洁轻盈。可以解锁各种新式包扎，譬如奶糖式，两头扎紧；譬如串串式，中间一段一段扎紧。玉米壳包的粽子，小孩子最喜欢了，看上去奶乎乎，而且还自带玉米清香。

越往南走，叶子就越大，粽叶入乡随俗，跟着越走越越大。小有小的精巧，大有大的实在。

广东广西的百姓就喜欢用芭蕉叶包粽子。芭蕉说，“别以为我待在墙角仅仅是用来听雨的，那是雅的事，俗事我更会，包个粽子不算啥。”而我在想，在某个下雨的端午，找一处庭院，一边剥芭蕉粽子，一边听雨打芭蕉，算是雅事还是俗事？哪管雅事俗事，这不就是两广百姓的日常吗。

芦苇叶，箬竹叶，笋壳，玉米壳，芭蕉叶……还有许多南腔北调的粽子叶。

没有哪种食物像粽子一样，集结了天南地北的各种叶子，只为成全一只像样的粽子。粽子风貌各有不同，却共有着安康、祈福的百姓期盼。不管什么叶子包裹的粽子，每一片叶子里，蕴藏的都是老百姓就地取材、因地制宜的生活智慧，是老百姓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代代传承。



杨梅红了 摄影 前方